

编者按 40年前的5月,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成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第一种白血病被攻克。这次治疗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例。王振义也因此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

跑遍上海医院,只为治病救人

□ 陈挥

1986年5月的一天,一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5岁小女孩来到上海儿童医院。在血液科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疗后,病情并没有好转,小女孩还出现了并发症,高烧不退,口鼻出血、血尿、肛周严重感染等接踵而来。

我国著名血液学专家、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顾问谢竞雄教授对于小女孩的病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回到家中,她便把这一病例告诉了丈夫王振义。作为内科血液学专家的王振义马上想到了自己研究的“全反式维甲酸”。他建议用全反式维甲酸进行一次尝试。

“全反式维甲酸?你们一直研究的诱导分化剂?”谢竞雄不禁一愣,“你们的实验是在体外做的,进入人体后究竟会怎样?假如不起作用人死了,我们能说得清吗?”“正因为是人命,就更有必要、更值得去冒这个险了。假如成功,可以挽救多少人命?”王振义回答。

王振义理解妻子的担忧,几经劝说,终于打消了她的顾虑。当时要在临床上使用全反式维甲酸,的确存在很大阻力。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王振义的1980级硕士研究生)回忆:第一,这个药物当时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其临床实际疗效尚未明确;第二,白血病这种疾病的风险很大,用新药治疗一个

风险很大的病人,医生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面对众多反对的声音,王振义说,如果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承担。“我有勇气,我尊重科学。”这是他面对质疑时常说的一句话。

经过和谢竞雄的仔细研究,在征得孩子家长的同意后,王振义决定给小女孩口服全反式维甲酸粉剂(当时还没有制药)。奇迹出现了!孩子只吃了7天左右,病情就出现了转机。一个月以后,血小板上升到每微升15.8万。来势汹汹的白血病终于缓解了。尚处在研究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就这样神奇地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这个成功案例,让王振义信心倍增。他决定将药物应用到更多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身上。他让学生骑着自行车,到上海各个医院寻找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每找到一个病人,王振义就去和医院方面沟通,和主治医师商量,说服患者试用全反式维甲酸进行治疗。

谈到当年跟随王振义寻找病人的经历,学生黄萌珥讲道:“王老师是担着巨大压力和风险的。他当时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国内知名的血液学专家,治疗过程中一旦出现差错,不仅自身名誉会受到影

响,而且之前医治小女孩的功劳也会被人质疑。但他一心只想着治病救人,其他的则全然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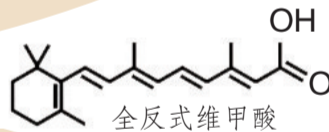
王振义和学生们跑遍了全市的医院,并用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在首批接受治疗的24例病人中,23例得到了完全缓解,完全缓解率高达90%以上。

王振义通过临床实践,证实了采用全反式维甲酸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为肿瘤诱导分化疗法这一国际医学界新思路 and 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振义(中)与学生陈赛娟(左)、陈竺(右)在讨论问题。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



走近王振义

□ 陈挥

我和王振义老师的缘分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不久,有幸调到王振义任院长的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

1986年对王振义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在那一年5月,王振义将全反式维甲酸从实验室推向了临床实践,首次应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并获得成功。

1996年,我第一次正式采访了王振义老师。当时他已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的交流中,我谈起了5岁小女孩康复的故事,“您治好了她的病。”王院士严肃地纠正:“不能说是治好了,只能说她的病情得到了缓解。你应该去看看,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王院士这种严谨、低调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4年11月30日是王院士的百岁寿

辰。我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华栋携新书《清贫的牡丹:王振义》看望王院士。该书从家庭、求学、行医、管理、科研、育人等方面,向读者描绘了王振义:作为一名医学家,他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拯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开创了肿瘤的诱导分化疗法,首创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为世界医学界恶性肿瘤的治疗作出开创性贡献;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传道解惑、甘为人梯,在医学领域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王院士看到新书后十分欣喜,表示书中不少照片都取自自家珍藏,真实还原了自己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

王院士也分享了在他指导下团队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说:“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了。我开始的想

引起的,癌症也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如果今后能证明这一点,治疗癌症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不是切、不是杀,而是预防。现在这篇文章还只是研究的开始,要继续用长远的眼光和可持续的方法去研究。”王院士在百岁高龄仍然坚持看文献,讨论学术,思考彻底治疗肿瘤的方法。这种学无止境、不断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令大家深受感染。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振义(右)和陈挥。
作者供图